



插秧



犁田 相片鳴謝曾任安先生及黃運女士

荔枝窩 作為方法(一)

發現 荔枝窩

香港常被視為繁忙的大都會，市區高度發展，經濟活動蓬勃；而佔香港逾七成半土地並有着超過700條原居民和非原居民鄉村的鄉郊綠野則經常被忽略。這些鄉郊地區及傳統農村文化是香港社會環境的重要部分，組成這個城市的歷史及人文生活特性。可是，過去數十年，我們見證了鄉郊地區在急速城市化下的衰落現象，復耕前的荔枝窩就是典型例子。

城鄉共存 鄉的經濟價值

荔枝窩村位處沙頭角，擁有300多年歷史，是香港現存最大規模的傳統客家村落之一，稻米耕作歷史悠久。可是從50年代開始，村民陸續棄耕，搬遷到香港市區甚至遠赴歐洲謀生，使鄉村日益荒涼，傳統村族文化漸漸沒落，自然環境也因缺乏管理而改變。70年代後期，周邊的山頭被劃為船灣郊野公園的一部分，沒有車輛能夠抵達，進一步隔離荔枝窩。對於村落的未來，村民沒有太多選擇空間，最後一位長住的村民也在90年代搬離。

城鄉共存並非新鮮事，國際不少已發展地區在其周邊、甚至在國家公園裏都能找到鄉村小鎮。這些鄉村景觀和房屋佈局長年沒有太大變化，當地人繼續務農為業，但同時提供形形色色的旅遊服務，為傳統鄉村經濟引入新元素。這種鄉村社區經濟模式的轉型讓更多人重新認識鄉郊社區及環境的價值，為整個社會保留了重要的生態、文化資產。更重要的是，鄉郊地區為都市發展提供了大量必需的基礎資源，如潔淨空氣、淡水資源、健康泥土、防災緩衝、農產漁產，以及木材等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而所有都市發展根本不能獨立於鄉郊的供給服務。可惜，本地鄉村的沒落令香港社會遺忘了城鄉共生的概念。

荔枝窩確實有活化成永續鄉村的潛質：大部分離鄉別井的村民對祖家仍懷有深厚感情，會帶同子孫回村祭祖、修葺祖屋、祠堂和廟宇等，盡力保持村落完整；而且，荔枝窩位處世界地質公園，毗鄰船灣郊野公園和印洲塘海岸公園，區內有被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海灘，亦有「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廣闊的風水林、大片紅樹林，並有農田和濕地，生態價值高，自然資源豐富；再者，荔枝窩的土地業權較為完整，故

此較容易將土地資源整合。我們遂組成隊伍，與村民、非牟利環保組織及其他持份者緊密合作，發起「永續荔枝窩——農業復耕及鄉村社區營造計劃」。

4年討論 外人打入原住民

在政府、村民和各持份者的共同努力下，「永續荔枝窩」計劃已經成為鄉村活化的示範項目，不僅在過去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和本港的長遠策略性計劃文件中獲引用為鄉郊保育例子，而且荔枝窩亦獲著名國際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列為2016年亞洲十大最佳旅遊景點之一。在2017年8月，計劃更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赤道倡議」選收入其數據庫。該數據庫展示來自全球以社區及自然為本的優秀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而「永續荔枝窩」計劃則是本港首個及唯一獲選項目。

過去4年經驗告訴我們，成功的協作並不止是持份者分工各自完成工作，更重要是擁有共同理念、願意緊密溝通尋求共識。原居民一直被認為是自我保護意識較強的社群，這個計劃卻連繫了外來組織和城市人與他們合作。作為協作項目，參與計劃的組織和村民雖抱着共同理念，但起初大家對活化的關注重點和目標亦各有不同的看法。其間，團隊內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意見，譬如村民關注原居民生計、農夫關注生產數量、綠色團隊關注生態保育……要平衡各方談何容易！但這正突顯永續發展多元合作的重要性，透過多方討論、共同決策，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行政長官剛於施政報告宣布將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統籌鄉郊保育，及預留10億元作鄉郊保育及活化，並深化荔枝窩等偏遠鄉郊地區的復育及永續發展工作，以回應大眾對城鄉共生的願景。我們相信荔枝窩活化過程中的跌跌撞撞和喜怒哀樂都能成為香港及其他地區實踐永續鄉郊發展的參考和借鑑。

資料及文章摘自即將出版的《荔枝：「永續荔枝窩」四年回顧與展望》一書；

作者：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策動永續發展坊總監。策動永續發展坊致力透過以實證為本及創新的政策方案，推動政策討論及執行；提升公眾對可持續發展的認知；促進跨界別合作並推動持份者參與。

田

五六十年代或以前的荔枝窩到處是梯田，一直延綿至半山。家家戶戶都是種稻的，一家老少都要參與農務。家裏必有一頭牛，養牛來犁田翻土。大人驅牛，小孩子看牛。還要除草、插秧和割禾、還有捨牛糞來作肥料！3月的時候會鋤番薯，在收割後的禾田用禾草燻番薯，非常香口。多數家庭會養3隻豬，用廚餘、番薯苗和泥塘的浮萍餵豬，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井

荔枝窩村有數口古井，60年代以前村民就是飲用井水的。當時家家戶戶都有個大水缸，村民要自行到水井打水，然後擔水回家中的水缸。到了60年代，在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的捐助下，村民自行在山上開了一個水塘，並安裝水喉管接駁到村中家家戶戶。自此村民改喝山水。村中有一條四季不斷流的河溪，為農田提供重要的灌溉用水。五六十年代是荔枝窩人口最多的時期，農田處處，主要種植水稻。村民在田邊挖坑，當水由上往下流，上面的田會先接收到水，然後才輪到下面的田獲得灌溉。有時灌溉水較遲流經自己的田地，便要花心思潑水和打通出水位。

漁

昔日荔枝窩村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務農，一些老村民說他們父親和爺爺的年代有不少村民出海捕魚，一些務農的家庭也會在農閒的時候去打魚。他們憶述當時漁獲豐富，種類也多，有小烏頭、白蜆、石斑、鱸魚和火點(又名黑星笛鯛)等。漁獲會因應季節而有所不同，例如三四月會有許多海鯪魚。50年代初，村民搖船出海捕魚，一晚可網到百斤，最少也有幾十斤，然後交去沙頭角便有人收魚賣。當時一般是女人種田，男人出海的。除了出海捕魚，一般村民也喜歡在荔枝窩海傍及河溪捕捉一些海鮮和河鮮，既可以加餸，也是娛樂。

果

昔日社會物質資源比較匱乏，農村生活非常珍惜和善用大自然所賦予的「禮物」，物盡其用，人類起居飲食與自然緊緊相連。農村飲食就地取材，傳統客家茶粿便是村民採集周遭的植物如雞屎藤、芋麻葉，搗爛並混和田中生長的糯米及粘米製成的粉和花生，搓好放在山邊採集的山大刀葉或蕉葉上，放進灶頭以山松柴枝蒸煮以成，由材料到燃料都是來自村中。時至今日，我們的這一代又有多少人記起和知道這種唇齒相依的關係？